



背对你

投下黑色的河流

史光柱

广西人民出版社

序

周良沛

一位双目失明的战士写《眼睛》，自然是意味深长的。

刚懂事时，我问妈妈
村庄有眼睛吗
有，是井
山崖有眼睛吗
有，是长长的裂缝
我眨眨眼睛，又问妈妈
天，真的有眼睛吗
有，它哭的时候
又是大雨，又是雷鸣
还有呢
还有船的眼睛是倾斜的桅灯
沟壑的眼睛是深陷的岩层
海的眼睛是凸起的岛屿
大地的眼睛是网状的路径
.....

过去有诗人说过，“眼睛是灵魂的窗户”，史光柱同志，却在中越边境自卫还击战、收复老山的战斗中，三次负伤，后来被弹片炸坏了眼睛。从纯生理的角度看，他被封闭了灵魂的窗户，在视觉世界，他被剥夺了一切，抛在黑洞洞的、不辨日月的日子里，一切的荣誉，都不是，也无法报偿命运对他这一打击的残酷。“我私守光明，因我是个盲人”，他说，“象蝙蝠一样/用嗅觉和听觉/探索世纪/在阴湿的洞巢里/在命运的巨掌上/展成一朵黑玫瑰/给黑暗尖利的锋芒/给大地丝丝的馥郁/意志是打开憧憬的金钥匙/打开海风与江城的禁区/打开林间与野地的踪迹/凌晨，我从鼓浪中站起”。哦，好一个“从鼓浪中站起”，他不是用曾经荣获的称号，而是在生命的生存困境中，以他的人生态度，看英雄所以是英雄。

在这样一位诗人的篇什中，常常写到眼睛，当然是很自然的事，而他笔下的“眼睛”，总是有其喻意、意象的闪光，也当是很自然的事。“……我曾为一种声音/牵动我肺腑的声音/跨越死亡的戈壁/当我的手触摸到它最温柔的部分/它突然象晶莹的露珠/跌落一地碎满我的眼睛”（《秘密》）。

这是极其微妙的生命的感觉，艺术的感觉，它既见超越死亡者留下一线明晰的轨迹，又见憧憬，探索于全新的、未知的境界的奇迹。当越过死亡，手触生命的、希望的“最温柔的部分”时，作者只

说，“突然象晶莹的露珠，跌落一地碎满我的眼睛”，作为盲者的一种感觉的直述，它既可能是欢喜的泪花，也可能是幻化希望的光明。

……翻翻过去吧
过去就是过去
有什么值得可提
弯下身来捡根棍子
在这个世界上
踱来踱去
踱过一个窗口
没有阳光
踱过一棵白杨
没有树枝
踱过一块土地
没有流水
目光在饥饿
咽喉在干渴
死不了就往前走吧
在缺少光的光上
找回自己

寻找自己
青山迎面扑来

夕阳洒落一地
在冬的吊桥上
在夜的隧道里
一串一串的脚印
链环般的扣住了明天
扣住了黎明

——《找回自己》

史光柱在这里要“找回自己”的“干渴”，这些年在诗坛，也是颇为时髦、热门的话题。对于我们过去在讲艺术个性的时候，也常有人将它与我们生活强调集体观念的“共性”对立起来的作法，这也是论及要害的论题。但是，也有不少作者在这个题目下作的文章，是发泄在现实中自我的失落而苦闷、彷徨、颓伤于人生的哀怨，甚至是仇怨，是意懒又狂热的要求以“自我表现”以实现其“自我价值”取向的诗题。就是在这样的同一类的作品中，情况也是各种各样的，应具体情况，具体作品，具体分析。史光柱在这里“找回自己”的“干渴”，是他在《故乡的记忆》中说的“青山无我照样青，只是岁月滚滚流”的，找不到自我膨胀的自我，是他在《老山》中的又在“悄悄的生长”中的“埋在焦土里的目光”，是在“缺少光的光上找回自己”。在双目失明的遗憾无法弥补时，他是在心灵推开一扇真正

的、通向生活的窗门，成为“大地”“网状的路径”。“从鼓浪中站起”的强者，没有被风浪击倒的纪录，只有踏平风浪而到凯旋门的风姿。

从这个意义上讲，他声称“找回自己”时，却从未失去过自我，而是自我向人生另一高度飞跃。

……我曾听说
翻在水底的船
沉了几千年
还朝你长出岛屿
望眼欲穿
何况我的心
早属于你挖掘的矿山
绕着你漂泊
绕着你穿浪破雾
守住航线
即使大浪压过头顶
我也是你最忠实的帆

——《归帆》

“最忠实的帆”，最忠诚的心，忠于自己为人的人生准则，忠于自己的理想、信仰。

这是为英雄者的人生秘密。

这是为诗人者的诗的秘密。

这一秘密，又从来都不是秘密。因为，史光柱

起步于诗的老山，这些年，一直是个炮火与诗片齐飞的战场，外头并没有专门去过什么“擂鼓诗人”式的人物，而是蹲在猫耳洞的战士，不约而同地热衷于诗的诗。它完全不同于过去那种人为的“发动群众”搞群众诗歌的运动，而是自发掀起的诗的热潮。这真是诗的崛起，然而，前几年诗坛上任何时髦的诗，时髦的人，都一皆戴上“崛起”的桂冠时，那些人都不屑于老山这一真正的诗的崛起，那些人，可以按行业、地区分“工业诗”、“农业诗”、“城市诗”、“市井诗”、“西部诗”等等等，也可以不知以什么界定叫“少女诗”、“男性诗”、“床上诗”等等等，欣赏“今晚你为何不来与我同居”的性意识，却怕宣传介绍了老山猫耳洞里的诗会有沾上“工农兵文艺”的“左”之嫌，这在怪事层出不穷之际，见怪也还要为怪了。

我们可以暂且将文艺无常撇开的社会学，以及在我们社会无法摆脱的政治不论，如史光柱在《主角》中所说：“在同一地平线上，每个人都象你一样，扮演着生活的主角，都在演着各自独特的经历”者的这个猫耳洞人的群体，要是他们的诗，在那些只是按行按业，分男分女的诗阵中都排不上队，就太不公平了。

对任何人，在任何时候，看具体作品，都只应该是好说好，是坏说坏；以人划线，打煞，捧煞的

那一套，在全国也已引起公愤。同样，以精神贵族者划线，把不属于他们小圈子里的人，把不属于他们那些形形色色的诗的主义者打入诗的另册，把广大从事劳动生产、拼杀于战场者的诗先验地视为低层次的、不能入艺术殿堂的霸道，就比过去一切“左”的作法都“左”，一切右的作法都右了。

猫耳洞里出诗人，我想不是由于什么玄奥的诗的主义所致，却有一个常温常新的老道理：创作与生活的关系。过去，对作家体验生活之“生活”二字，界定得太死，仅仅限于某种生活才叫生活的作法，对发展创作是无益的。但是，要不承认生活确实有火热的与平庸灰色、甚至卑琐之分，也是有害的。猫耳洞里许多本来与诗没什么关系（甚至对诗的爱好的都谈不上）的人，突然之间可以用他的诗和枪一同战斗，就是这些在和平的日子里生长的青年，一下投进火与血的冶炼、生与死的选择之中，情绪激动的频率加速、撞击、迸出了灵感的火花。

史光柱是如此写诗、成长的一群之中，具有一定代表性的一位。

我们说他在血火之中，在“缺少光的光”上找到诗，是就其诗的质而言，这是诗的内核，失去它，任你怎么涂脂抹粉，也只是没有灵气，没有生命的奇词饰句。然而，诗情是要借诗形来表达的，因此，除诗的质，其文，也绝对是很重要的。否则，

前者再好，无后者，也会诗不成其诗。这也是人们常说“诗就是诗”的道理。同是在猫耳洞写诗，同样找到诗质的人，写出来的诗，其中有能流传开来的，就是注意了这二者的结合。

我注意到了光柱同志最初写出的一些，其诗风，多是过去军旅诗之传统的继承。他的热情，多是以直抒胸臆的方式宣泄。

不要问我
失去明眸
是否后悔？
要知道，
就请你先问自己
同有
黄土高原的皮肤；
同是
十亿中的一只鹰，
只要血管里
还奔流着长江的热情；
野火烧来的时候，
每个人，
都甘愿献出自己的青春！……

——《不要问我后不后悔》

光柱同志一开笔，就得广泛的鼓励、支持、赞誉，看到他所在部队的领导，为他诗集的出版费神费力，我是为领导这样关心创作，为作者能得这样的关怀，深受感动，四十年前，我也是这样在部队走上创作之路的。而且，光柱同志保送到深圳大学深造，学的是文学，于是，记忆火热的战地，不是作现场记实，而是在事后作冷却的艺术处理时，自然是另一副笔墨了。在双目失明又在大学堂里，他对往事、人生，确实有了新的思考。如《风筝》的“翅膀是一叶自信的小帆”在蓝天，当那“翅膀不见了”，泪珠“滴出朵朵小白莲”，“时光在沉默的山上，徘徊成高高的围墙”，这里，作者把时空拉开距离后的隔阂感物化为“高高的围墙”，就化抽象为物象，表现力就较丰富了。作者写那童年时飞逝的风筝——

二十年了
我才猛然发现
那失落的翅膀
竟长在我的心上

将光柱同志前后的短章合成一个整体来看，就容易明白，他原先说的“找回自己”，完全是他重新发掘、认识、剖析自己的同义语。

……当枪口和婴儿摆在一起
我选择哪个
告诉你，世界
醒来要比昏迷更加痛苦

为什么每条毒虫
有专利的避护所
为什么每只小鹿
有共同的遇乱沟
为什么每把刺刀
都是一根根接力棒啊
为什么每个自由
怎带着镣铐起舞
告诉你，世界
所有的树木
在巨风中倒成一顺
我不再跪在地上
伟大的事实
从不相信任何人的泪水

——《告诉你，世界》

作者是看见什么而作出这样的回答，不好臆测，诗行中有些语言、意象也有些含混之处，但“醒来要比昏迷更加痛苦”的人生体验，是不愿混混沌沌混

世者在一个不可能没有矛盾的现实中深刻的人生。
伴同如此的人生而来的，是使自己思想、艺术力忌
浇露。从《今夜》，可以看到战士对思乡、保家这写
不完的诗，在他的笔下，还是不乏新鲜感——

今夜的水真清啊
这么多的小帆摇着肩膀而来
是我心中的小太阳吧
从上游漂下来的
他一定在妈妈的眼睛里
发现了这条河，通向
爸爸的哨岗

而战士家乡的——

远山睡在梦里
梦中飘散着淡淡的花香
借一缕月光，点燃
连着故乡的小巷
忽闪忽闪的火星
烧红了凌晨的东方

将它和作者早先的作品相比，诗风有个很明显的变
化，他将过去对祖国、对家乡直抒的赞词，化为诗
的意境之美在展现，谈来，就有味得多了。对一位
在始于焦土、在并不长的时间里，显示出这种变化

田七子

的作者，从这，是可以看到他对诗，有着多么执着、勤奋的追求和创作实践啊，尤其对一位失明的同志，取得这样的成绩，实在是太不容易了！

我也看到，有人在评论史光柱的诗时，特别赞赏他艺术中的所谓“现代意识”，这种“现代意识”何指，至今我也没弄明白。史光柱的《人生杂章》十三道：“掘断过树根的锄头，同样能栽花育苗”，我想也可以说，能够栽花育苗的锄头，同样掘断过树根。一切艺术手法，都可以为我所用，也都有个怎么认识、怎么运用它的问题，最后也只有看运用的效果。如《透明的峭壁》中“死亡是士兵身上弹伤的花纹”，很容易让人想到徐志摩在《俘虏颂》中写伤兵鲜血淋漓的“眉眼糊成了玫瑰，脑顶上开着朵大牡丹”，是唯美主义的东西；如《人生杂章》八，“扔掉空空的烟盒，嘴巴叼一条小路”这样的联想然太怪诞；如《猫耳洞里的战士》中“征服一个女人比征服一次战斗更不易”这种男女之间谁征服谁的观念，也确实太“新潮”了。作者在《深圳——婴儿》中担心一些消极现象“是否会滋生某种癌变”忧虑，有时同样也是诗的忧虑！

这点失误，并不能影响这些作品已有的光彩和价值；但是，如果作者要是没有受到这种种的“意识”的影响，光柱同志的诗创作，也一定会取得比现在更大的成绩。我想，这也是执着于诗者，为自

F125 108

目 录

序.....	(1)
老山.....	(1)
干杯.....	(3)
朝你回望.....	(4)
钢轨.....	(6)
猫耳洞里的战士.....	(7)
今夜.....	(10)
既然.....	(12)
合上这组悲哀的镜头.....	(14)
咏颂.....	(16)
兰花蓝色的情丝.....	(19)
战争.....	(21)
你与军人.....	(22)
中秋的两叶舟.....	(23)
绿魂.....	(25)
透明的峭壁.....	(28)
南疆有一块血红色的土地.....	(29)
六弦琴响起.....	(31)
有这么一天.....	(33)

接遗书.....	(35)
营门口.....	(37)
小城的谜.....	(38)
太阳系年轻的子孙们.....	(39)
你是谁.....	(46)
一顿小照.....	(48)
相望的岸.....	(50)
捕捉日子的秘密.....	(51)
醉汉纪事.....	(53)
两片云.....	(55)
投石.....	(56)
舞厅角落的酸枣枝.....	(57)
含羞草.....	(59)
背对着你，投下黑色的河流.....	(60)
眼睛.....	(62)
那时我是个孩子.....	(63)
每个人都有做霞光的机会.....	(65)
潭池，我豆蔻的心.....	(67)
终有这个时刻.....	(69)
啊，祖国.....	(71)
我只想看看远方.....	(73)
骑士.....	(75)
送别.....	(77)
栽树人和树.....	(79)

规劝.....	(83)
河.....	(84)
黄土地上的牛.....	(85)
瀑布.....	(87)
夏.....	(88)
抖一抖枯枝.....	(90)
私守光明.....	(92)
如果.....	(94)
李子树.....	(95)
山上的和山下的.....	(97)
风筝.....	(99)
当热潮退走之后.....	(101)
伞.....	(102)
归帆.....	(103)
奔流的泉.....	(105)
深圳——婴儿.....	(106)
主角.....	(108)
故乡的记忆.....	(110)
人生杂章.....	(112)
秘密.....	(118)
墙.....	(119)
深秋中的贝壳.....	(121)
山的传人.....	(122)
呼唤.....	(124)

岸啊，我是.....	(126)
找回自己.....	(128)
雨.....	(130)
告诉你，世界.....	(132)
后记.....	(134)